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原则

1930

代序

下面的工作，是国际共产主义团体（GIC/the Group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s）集体研究的成果，它在其结构上表现出了内容的高度协调统一，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积极的集体努力成果。文本起草时采用了集体工作的方法，这在实践中证明了一个自觉奋进的团体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果，这只是具有如此巨大和久远价值的其品质之一。

通过这项工作，国际共产主义团体在战后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在使用价值经济的基础上，安排社会生产和分配的实际可能性，以供人讨论。他们把先前工人阶级的理论代表从早期的尝试中所积累的，以求解决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所有领域中最终极的、最决定性问题的经验集中在一起，以便揭示让先前的一切努力在科学上站不住脚的根本原因，从而避免进一步混乱的产生。

另一方面，本书以科学共产主义的既定原则为出发点，并把这些原则与前人的在任何程度上都有积极意义的工作相结合，同时揭示了新的社会关系和经济上的相互联系，这些关系和联系在总体上为共产主义经济学建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本书不仅关注工业领域经济改造和建设的必要性，而且揭示了与农业经济有关的必要联系。作者通过这种方式，清晰地展示了一个成长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其整个经济有机体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特点的规律模式。

简洁的语言和所采用的明确的分析方法，对每一个有阶级意识的工人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这就保证了每一个勤奋学习后续书页的革命者也能充分掌握其内容。写作的明确性和严谨的客观性，同样也为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广泛讨论空间提供了可能，这个空间可以把工人阶级队伍中有代表性的各种意见派别都吸引到它的领域中来。由于我们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也必须对这里所设想的各种可能性进行最彻底的讨论，因此，有于下面的论述，我们立场的最终表述，将留待以后再说。

不过，我们有一个愿望，想对这个文本提出来，以帮助它继续前进：当所有革命工人都有意识地读完它的书页，并把其中所积累的经验实际应用于争取无产阶级事业的胜利、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中时，《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原则》这部著作就会最终地、永远地证明它的成功！斗争是艰苦的，但最后的目标是值得的！

柏林，1930

总工会（AAUD）

德国革命工厂组织/ REVOLUTIONARY FACTORY ORGANISATION OF GERMANY

第一章 国家共产主义还是自由平等生产者的联合体

1. 国家共产主义

俄国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所作的种种努力，已经把以前只能在理论上加以处理的领域，至少就工业生产而言，引入了人类实践领域。俄国企图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来安排经济生活......而在这一点上却完全失败了！工资的增长不再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由社会生产制度所实现的更大程度的生产力，并没有带来在社会产品中与其相称的更大份额。（A greater degree of productivity achieved by the system of social production brings with it no commensurately greater share in the social product.）这表明，剥削是存在的。亨丽特·罗兰-霍尔斯特（Henriette Roland-Holst）证明了今天的俄罗斯工人是雇佣工人。人们可以试图轻描淡写地指出，俄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土地私有制仍然存在，正因为如此，雇佣劳动的基础必然会强加到社会生活的整个经济基础之上。凡是认为这种解释令人满意的人，可能确实是在客观上正确地认识了当今俄国的经济基础，但是对于俄国人实行共产主义经济的巨大尝试，这个人还是一无所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无产阶级人士对俄国人正在采用的、据说会导致建立共产主义的方法产生了怀疑。这是一种众所周知的方法，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工人阶级没收了占有者，把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交给国家，然后国家着手组织各工业部门，把它们作为国家垄断的行业交给社会支配。

在俄国，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无产阶级能够控制工厂并在自己的管理下继续经营它们。共产党作为国家权力的最高掌权者，发布了一些指令，根据这些指令，工厂要把它们的工人委员会(苏维埃)在乡、区、县三级联系起来，以便把整个工业生活联合成一个有机的单位。生产机关就是这样从劳动群众的活力中组建起来。这是存在于无产阶级内部的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动力的一种表现。一切力量都朝着生产集中的方向发展。全俄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

“人民经济的集中管理，是胜利的无产阶级实现全国生产力最迅速发展所拥有的最可靠的手段……它同时是对人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把小企业纳入统一的经济体制的前提条件。中央集权是避免人民经济任何分裂趋势的唯一手段。”2

正如在这一发展开始时，情况的基本因素在于工业生产管理的控制权掌握在群众手中一样，同样不可抗拒的是，在以后的阶段，这些权力也不可避免地会转移到中央管理机关。如果说起初各局、公社委员会等是对工人群众、生产者负责的话，那么到了最后，它们就成了中央管理机关的附庸，由中央管理机关指挥全局。一开始：自下而上的负责；最后：职责来自上层。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俄国实现了世界上其他任何土地都不曾尝试过的生产力的高度集中。被迫与这样的权力机器作斗争的无产阶级，真是悲哀！不管其余怎样，这就是俄罗斯所面临的现实！现在不能有丝毫的怀疑：俄国工人是雇佣劳动者，是被剥削的工人！这些工人必须为他们的工资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机器进行斗争！

我们在这里要提请大家注意的基本问题是，在这种形式的共产主义中，无产阶级对生产机器没有控制权。在纯粹的形式意义上，它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但它对生产资料却没有处置权。生产者在社会总产品存量中究竟可以得到多少比例的劳动报酬，是由中央管理机关决定的，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中央管理机关就根据统计数字来决定。实际上，是否应该进行剥削的决定权在中央机关。即使是由一个仁慈的政府来指挥，然后以公平的方式分配产品，它仍然是一个把自己提高到生产者之上的机构。于是问题就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这种状况是由于俄国的特殊情况而出现的，还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独有特点，对每一个与生产和分配有关的中央管理机关来说都是典型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建立共产主义的可能性确实会很成问题。

2. 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仅除马克思外，我们发现，在几乎所有关心共产主义社会中经济生活组织问题的作家那里，他们所主张的原则与俄国人在实践中所运用的原则是一样的。在这一点上，他们以恩格斯的著名论断为根据：“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3然后，他们开始着手进行集中化的任务，并开始构建类似于俄国人所号召建立的那些类型的组织。例如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和奥图·纽拉特（Otto Neurath）（这些名字还可以由一大堆其他的“专家”来扩展）这样写道：

“依据现有的自然和人工的生产条件决定制造新产品的方式、地点、数量和手段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地方的和全国的委员会。他们借助有组织的生产统计和消费统计的一切手段，把握杜会的需要，从而以自觉的预见、按照他们自觉地代表和领导的共同体的需要，组织整个经济生活。”4

而纽拉特更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

“社会主义经济科学只承认一个单一的经济主宰：它不计较盈亏，不流通任何形式的货币，无论是贵金属还是反映经济计划的‘劳动货币’，在没有任何会计控制单位的帮助下组织生产，并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分配生活资料。”5

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他们都得出了与俄国人所建立的社会体制相同的结论。即使我们假定这种体制实际上是可行的（我们否认这是事实），并且中央管理机构和社会控制机构愿意或能够按照公认的不同的生活水平以公平的方式分配大多数的产品——即使这样，即使我们假设所涉及的无数经济活动顺利进行，生产者实际上没有权利控制生产机关的事实仍然存在。它不是生产者的机关，而是置于他们之上的机关。

这种状况只能导致对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而对行政当局采取反对立场的团体的强制镇压。中央经济权力同时也是政治权力。凡是在政治或经济事务上希望以不同于中央管理机构的方式安排事务的反对派，都将受到强大国家机器的一切手段的镇压。当然没有必要给出具体的例子——它们已经够熟悉的了。这样一来，马克思所倡导的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就变成了一个人类从未经历过的监狱国家！

俄国人，和其他理论学派一样，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也宣称他们的理论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但实际上，这与马克思无关。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以共产主义术语呈现的资本主义管理和生产控制。布尔什维克倾向的历史观点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他们观察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过程是如何受到程度越来越大的社会化控制的。商品的自由生产者处处受到工会、托拉斯等的限制；生产确实已经是“共产主义的！”：

“对资本主义思维方式的克服，作为一种初生的社会现象，就假定需要实现一种覆盖面极广泛的过程。社会主义很有可能首先将自己确立为一种经济秩序，因此，社会主义者将首先通过社会主义秩序产生，而不是反过来，社会主义秩序由社会主义者产生——此外，这一顺序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完全一致。”6

如果经济以这种方式变成了“共产主义”，那么只需要转变生产关系，使生产资料成为国家财产，然后：

“……社会有计划的根据社会和每个人的需要对生产进行调节，以取代社会生产的无序状态。”7

在这种由计划决定的控制基础上，他们再进一步构建他们的制度。为了使计划得以完成，只需要设置一个新的管理机构来负责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关——共产主义社会就在那，现成的！

根据这种共产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只需要安插一个新的管理机构负责管理生产，以便在统计数据的帮助下，在所有可能的最好的“共产主义”世界里，把一切安排得最好。这种观点在意识中的基本来源是这一事实：那些想出这些主意的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他们不能把计划生产的增长看作是劳动群众自身发展的一个方面，而只能把计划生产的发展看作是他们——经济专家——被要求贯彻和完成的一个过程。不是工人群众，而是他们——领导者——注定要引导破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进入共产主义。掌握知识的是他们，思考、组织和命令的是他们。群众要履行的唯一作用，就是支持他们以自己的智慧所决定的东西。凌驾在劳动人民群众之上的是经济专家和领导人，带着他们的科学，受到大众的尊敬，被视为社会奇迹的殿堂守护者，而这个殿堂对群众来说仍然是封闭的。科学将成为伟人们的财产，新社会的光芒就是从他们身上发出来的。不用说，在这种形式的社会中，生产者对生产没有任何控制权或管理权，因此，此处描绘的图画实际上代表了马克思关于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概念的一个奇怪版本。

所有这类计划都明显地带有诞生它们的历史时期所给予的印记：在这，就是机械科学发展的时代。生产系统被设想为一个复杂精细的机械装置，它通过数千、数万个齿轮和传动杆发挥作用。生产过程的各个部分彼此拼接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就像分离但相互依赖的传送带的部分功能一样，像现代工厂——例如福特汽车公司。到处都站着生产装置的控制员，他们通过统计数据来控制机器的运行。

这些机械式的计划起源于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即认为共产主义主要是一个组织-技术过程的安排问题。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如何确定生产者和产品之间的基本关系。正因为如此，我们说，就这种机械的观念而言，必须找到使生产者自己能够建造生产体系的基础。这种建造行为是一个从下往上而不是从上往下进行的过程。这是一个由生产者自己来完成的集中的过程，而不是像天堂的魔法从上面落在他们身上那样。如果我们想牢记革命的经验，遵循卡尔·马克思给我们的指导方针，那么，我们甚至现在就有可能在这条道路上取得明显的进展。

3.国有化和社会化